

吴海民 著

DALUYINXIANGQUANSHILU

来自

音像世界的

警示

大陆音像圈实录

LAIZIYINXIANGSHIJIJIEDAJINGSHI

二十世纪纪实  
文学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吴海民 著

来自音像世界的

# 警 示

——大陆音像圈实录

济南出版社

(鲁)新登字 14 号

来自音像世界的警示

吴海民 著

——大陆音像纪实录

责任编辑:杨剑鸣

封面设计:李兆虬

济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8.5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5 千字

印数 1—30000 册

ISBN7—80572—557—8/1·75

定价:3.8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吴海民，《新闻出版报》新闻部主任。1955年生于河南内黄，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8年转业于空军报社。除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外，同时创作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歌等多（部）篇。著有新闻作品及评论集《采写之道》、长篇报告文学《1989：中国扫黄之战》、《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报告文学集《神秘的边境线》等。

# 目 录

序章 站在音像圈上眺望 .....	(1)
第一章 美妙的音像 .....	(6)
圈外:AV 新潮流 .....	(6)
自从有了音像 .....	(7)
迷人的“家庭音像中心” .....	(12)
神奇的“音像书” .....	(16)
圈内:扑向“新海岸” .....	(20)
啊,“太平洋” .....	(20)
音像“聚宝盆”的象征 .....	(23)
拓荒者和淘金者 .....	(26)
第二章 倾斜的音像 .....	(31)
圈外:“洋片”充斥大陆 .....	(31)
可以公开的《内参》 .....	(32)
拳头加枕头·暴力加色情 .....	(37)
海外版的“发烧友” .....	(43)
圈内:海外版大角逐 .....	(50)
第一口吃的是“洋奶” .....	(50)
外商踏上大陆 .....	(52)

批文,批文! .....	(57)
“奥斯卡”为何没进来? .....	(64)
<b>第三章 肮脏的音像 .....</b>	<b>(68)</b>
<b>圈外:神州的“黄色魔影”.....</b>	<b>(68)</b>
黄潮扑面而来 .....	(69)
淫荡舞会 .....	(75)
录像点到断头台的距离 .....	(82)
<b>圈内:“精神鸦片”的渠道.....</b>	<b>(86)</b>
神秘的“海外来客” .....	(87)
“地下复制厂” .....	(94)
“贩黄娘子军” .....	(98)
被“绑架”的经历.....	(103)
<b>第四章 迷途的音像.....</b>	<b>(110)</b>
<b>圈外:大陆的“小儿科” .....</b>	<b>(111)</b>
国产片的遭遇.....	(111)
“东施效颦”.....	(117)
审片室里的焦虑.....	(120)
“囚歌”、“痞子歌”大流行 .....	(125)
<b>圈内:“灵魂工程”的困扰 .....</b>	<b>(131)</b>
《贺龙》杀不出重围.....	(131)
出版权大拍卖.....	(137)
“哥们姐们”搭戏台.....	(142)
“野班子”确实“野”.....	(147)
<b>第五章 饥渴的音像.....</b>	<b>(150)</b>

圈外:千万人的“家庭片荒” .....	(150)
烦恼,烦恼,烦恼.....	(152)
录像俱乐部·串片网.....	(156)
汹涌的录像片交换浪潮.....	(160)
圈内:少数人的“原始积累” .....	(165)
音像圈中的“蛀虫”.....	(166)
“魔鬼市场”的握刀柄者.....	(169)
谁说君子不言利.....	(177)
混迹音像圈的“海盗”.....	(182)
<b>第六章 觉醒的音像</b> .....	(189)
圈外:今日“虎门销烟” .....	(189)
“零点行动”.....	(190)
铁礮在“宣战”.....	(197)
我们的国门依然敞开.....	(200)
圈内:寻找新的坐标 .....	(203)
撩开音像圈的幕帘.....	(203)
终于迈出关键的一步.....	(207)
必须砍下的一刀.....	(211)
我们来占领阵地.....	(216)
<b>尾章 站在音像圈上沉思</b> .....	(222)
<b>附:来自音像世界的报告</b>	
——关于音像的 56 个“?” .....	(230)
<b>后记</b> .....	(263)

## 序章 站在音像圈上眺望

一个魔影在中国大陆徘徊。

你是谁？

我是音像。

你……想要干什么？

我要改变你们的文化！

1969年，世界上第一盒家用盒式录像带研制成功。这一小小发明，与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伟大创举几乎是同时实现。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消息轰动了世界，胜利捷报传遍五大洲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为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全世界沉浸在喜庆的海洋里。

与这一伟大创举相比，家用盒式录像带的发明显得微不足道，几乎被人们忽略。然而，它的确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几年之后，这小小发明便迅速地征服了地球，征服了作为社会细胞的亿万家庭。人类登上月球，开辟了人类生存的广阔空间；而录像带及录像机的普及，



则将世界缩小为“全球一村”。

1975年，世界上第一台供家庭使用的廉价小型化的Betamax型录像机由日本SONY公司投入消费市场。不久，JVC公司研制的VHS型录像机问世。这两种划时代的高科技电子产品迅速占领世界消费市场。从此，家用录像机登上视听历史舞台，占尽人间风骚。

人们渐渐忘却那月球上的宇宙飞船，而把录像机及此前出现的录音机视为必不可少的家用宝物。世界发达国家的无数个家庭，从这项发明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新的发明中享受到音像所给予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人类生活中，又出现一个新的、至今不衰的兴奋点。

那时候，中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因为，我们正关起门来大搞“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些外国人，则躺在居室的沙发上，用他们那灵敏而小巧的录像机，以困惑的目光观看着发生在中国的一幕幕喜剧和悲剧。另有一部分外国人在关注着十亿人的阔大市场，随时准备轰开中国的大门——用他们那灵敏、小巧而诱人的录像机。还有一些外国人密切地窥视着中国的政治动向，准备着将好莱坞电影及其反映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进中国——用他们那录像机！正如一位美国著名人士所说的：“只要把好莱坞电影打进东欧，就不怕它不演变。”当然，也有中国。

中国的大门自动启开。

并非为音像而开。

海外音像却捷足先登，潮水般涌进国门。

当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似乎是那些砖头块似的三洋收录机。我们对这种玩艺儿的新鲜感觉还没有完全消失,日本人已经将他们积压的大量“砖头块”倾销到大陆。硬件塞给你以后,紧接着又把软件塞给你。邓丽君的名字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大陆。我们还在争论邓丽君的歌曲让听不让听、该管不该管的时候,她的缠绵小调正悄悄征服着大陆青年的心。由此开始,掀起了大陆音像的第一次浪潮。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的录像机在中国大陆倾销。与录音机的情形相同,日本人提供硬件,香港人提供软件,大量海外录像片通过各种渠道涌进大陆。首先领略到录像的风采并为之倾倒的,是北京高楼深院里的人们。但不久,录像业便象发酵了的面团急剧膨胀,象裂变了原子核辐射四方。大陆音像业的第二次浪潮,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席卷而起。

前两次浪潮还没有回落,第三次音像浪潮又轰然袭来——借用现代电子音像技术、通过先进的视听器材、适应人们自娱心理的卡拉OK,再一次风靡中国大陆!

一次次浪潮拍击大陆堤岸。

1980年8月由文化部、公安部等联合发出的《关于禁止收购、出售、转录进口录音带、唱片的通知》,在中国政府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录音带”的字眼。一年零6个月之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严禁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在国家级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录像”的字眼。后一份文件与前一份文件

相比，还有如下明显的变化：“禁止”变成了“严禁”；“录音”两字前面加上了“反动黄色下流”的定语，前者是部门文件，而后者是国家最高当局文件。

此后，这样的通知和规定连年不断——

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

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

与此同时，是一次次的整顿和清理。

到了1989年下半年，在全国大规模的扫黄斗争中，收缴封存的反动淫秽音像制品达到了40万盒。一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240万盒。

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人们对音像业的畸形发展困惑焦虑、议论纷纷。人们在对音像制品欣赏玩味的同时，又对它日益扩大的消极影响忧心忡忡。

——“音像是一匹黑马。”

——“音像是一个恶魔。”

——“音像是精神鸦片。”

中国第一任音像司司长这样说：“音像事业有些特别，我们刚刚接触，就表现得这样扑朔迷离，很难驾驭。我们曾经议论，音像事业就象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汪洋大海，搞不好就会出问题，甚至会翻船。但是，既然是大海，就会有无穷的趣味，就会有波涛汹涌，就会吸引更多的人为之奋斗！”

让我们考察一下大陆音像圈。

我们所说的音像实际上包括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民群众通过录音机、录像机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音像，这是圈外人的音像。另一部分，是音像出版者、制作者、复录者、发行者的幕后活动，这是圈里人的音像。

圈外，扑朔迷离。

圈内，神秘莫测。

圈外和圈内，一个音像大世界。

# 第一章 美妙的音像

## 圈外:AV 新潮流

打开我们的电视机,翻开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可以看到日本录像机的图像或大幅照片,以及那极富感染力的广告。

“日立——超凡世界 AV 新一代”

“风靡世界音像界的著名商标 Panasonic”

“夏普——顶级完美组合无与伦比”

“三菱——超级映像更为卓越”

“世界最早。JVC:音响和映像的先驱”

“三洋带领新产品迈向高科技最前线”

“TOSHLIBA——新时代的东芝”

“松下——领导 AV 新潮流”

.....

无论是地方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无论是晚报、专业报、省报、市报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都用黄金时间或

大量版面为日本音像技术设备大做广告。这些广告为新闻单位换来了宝贵的外汇收入。但这点收入实在不过是日本对中国大陆商品输入所获高额利润的一个小小的零头。中国人为购买这些音像设备所付出的钞票累计已达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目前,中国家庭拥有录音机的总量已达1亿多台,录像机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台,并且仍在以每年100万台录像机的速度持续增加。

它们把中国人带进了AV新潮流。

### ●自从有了音像……

自从大陆有了录像,一些年轻人便很少再进电影院,他们更乐意在录像放映厅消耗掉每个周末。放像厅虽然空间狭小,却有一种家庭式的随随便便的氛围。十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边看录像边抽烟、喝茶、聊天,坐累了可以躺个七倒八歪,躺累了可以站起来走动走动,看到精彩处可以放声大笑大叫,宣泄一下胸中的情绪。更重要的,是放像厅的片子比电影院的片子更有刺激更有味。尽管录像的票价比电影票价贵了一倍,但他们觉得这是值得的,再说也不在乎这几块钱。

目前全国的录像放映点已近10万个。这些录像点似乎有意要与电影院展开竞争。它们大都设在电影院的对面或者一侧。一墙之隔、一路之隔,看谁更能招徕观众,看

谁生意更红火。年轻的观众们每次路过电影院的时候，都感到了它的冷清。售票窗口总是洞开着的，却很少有人去买票。大门在电影的整个放映期间都是敞开着，进去的人稀稀落落。有些电影院的经理站在大门口，热情地朝行人打招呼，邀他们进去。

“看电影吧。今天的电影还行。”

年轻观众没有吭声，只是朝录像厅指一指。

“唉，观众全被抢走啦！”影院的经理在背后叹气。

不久，电影院也办起了录像点。几乎所有的电影院都办起了自己的录像点。与其让别人抢走自己的生意，不如自己抢自己的生意。靠这种办法，电影院就可以做到以盈补亏。

有一次，一家电影院的经理对记者说：“我们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全靠录像厅的收入发奖金。我弄不明白，难道电影就要这么一天天地消失了？今后就是录像的天下了？”

中国电影业的确在走下坡路，起初是受到电视的猛烈冲击，现在又受到录像的有力挑战。10年前，我们还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有293亿人次的电影观众，但在80年代的10年中，电影观众每年以10亿人次的递减数往下跌落。到1989年，全国电影院又一下子空出20亿人次的座位。这一年中国电影观众的总数已剩下168亿人次，并且仍在无可挽救地递减。

昔日的电影老大哥再也抖不起威风。

录像小兄弟则后来居上。

自从有了录像，任杰就对电视产生了厌倦。在他还没有购买录像机的时候，就对厂子里设置的闭路电视中的录像节目产生了浓厚兴趣。这闭路电视系统连接着宿舍楼 216 户人家的电视机，每天晚上 6 点半开始在固定的频道播放录像节目，一直播到夜里 12 点整。如果是单本录像片，一晚上能放 3 部。如果是系列片，就接连不断地一口气播放几天、十几天。

“还是录像带劲儿！”他说：“哪里象电视台，一部连续剧能放半年！”

闭路电视是由厂子的工会组织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有关人员四处采购借调录像片，有时候还把电视中的外国片转录成录像带。从《姿三四郎》、《陈真》、《霍元甲》，一直到《几度夕阳红》、《李师师》和《神探享特》、《一代佳人》，不少是吸引人的情节系列片，叫你看上一集就等着第二集，放不下甩不掉。

有时候，父亲要看电视新闻联播，儿子要看鞑子的七巧板，但任杰要看他的录像片，一家人为此争得个面红耳赤。

儿子按下二频道。

他马上按下五频道。

父亲按下八频道。

他又马上按下五频道。

妻子按下六频道。

他再次按下五频道并大喝一声：“不许动！”



更多的时候，是全家一起看闭路电视。在没有新闻联播和七巧板的时间里，便是录像节目的一统天下。父亲儿子妻子也爱看录像。

目前，全国已有上万个企事业单位安装了自己的闭路电视。机关、工厂、学校、宾馆、军队、居民区等凡是有条件的都已建立了自己的闭路电视，有的闭路电视同时播放两三套录像节目。这些节目夺走了电视节目的无数观众。电视收视率研究者们收集来的数据表明，从晚上7点半以后，每过1小时，电视收视率就下降6%左右。从晚8点到9点播出的电视节目，平均收视率在20%，晚9点到10点为10%左右，晚10点以后就在5%上下了。这种电视收视率的下降态势，不能不说与录像节目争夺了观众有关。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王枫这样大声疾呼：“闭路电视变成了大的录像放映点。弄得不好，这种‘小电视’最后会把‘大电视’打倒！”

自从有了录音和录像，黄贻民就再也没有进过剧场。无论是话剧、舞剧、歌剧，还是京剧、评剧、豫剧，他现在都毫无兴趣。他觉得那些戏剧的表演太虚假、太做作，作为一名观众坐在舞台前面太死板、太被动。他现在需要主动地进入角色，对娱乐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有了钱，这几年拉买卖跑生意挣到不少外快。人吃饱了喝足了，就想改变一下古板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丰富一下夜生活。而目前的城市之夜，无论是放像厅、歌舞厅、音乐茶座、镭射影碟，还是新近时髦